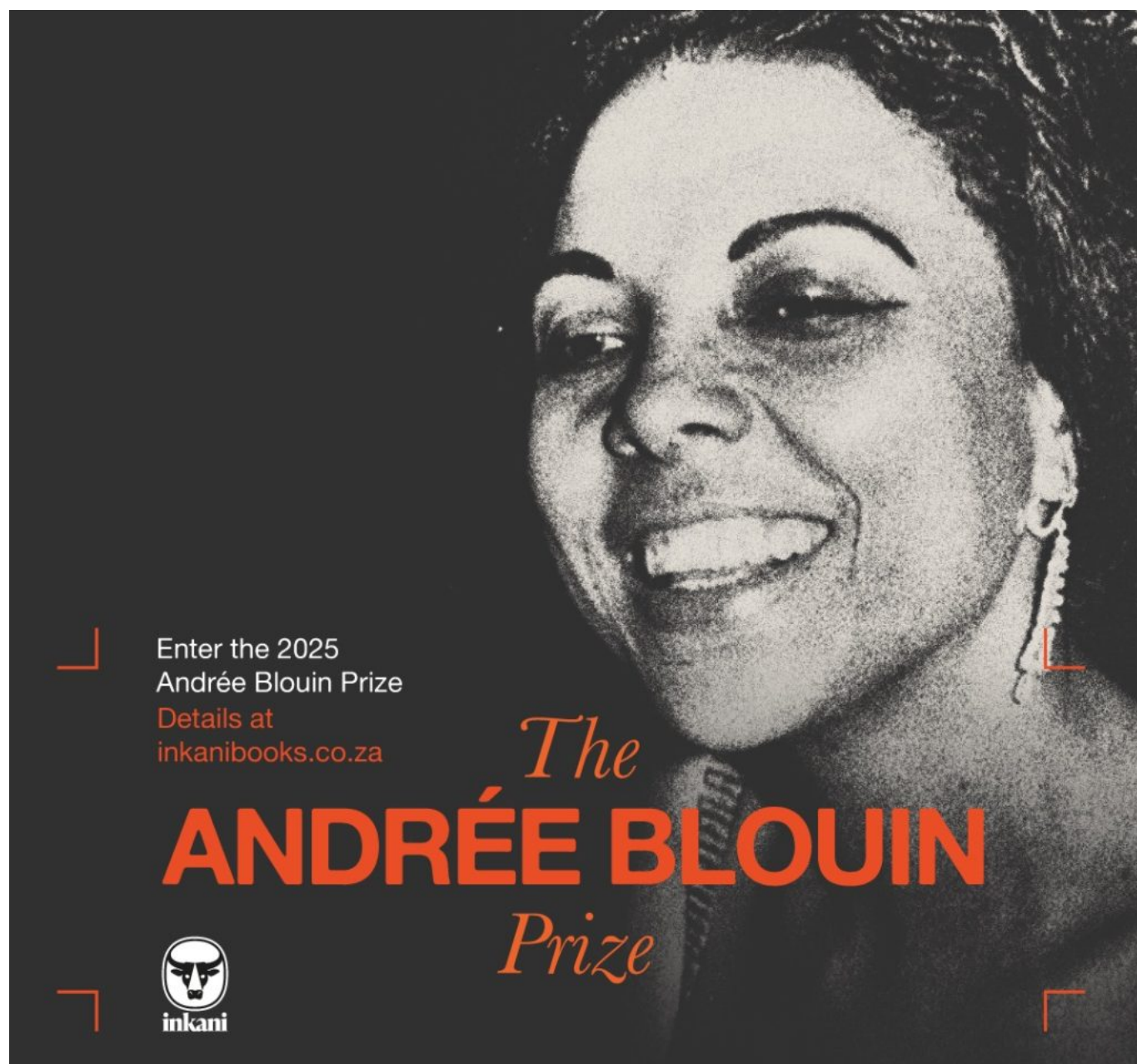


2025年第14期新闻稿：安德烈·布卢安是我们心目中的泛非革命者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62年，弗洛伦斯·努万祖鲁阿胡·恩基鲁·努瓦帕（Florence Nwanzuruahu Nkiru Nwapa）（1931–1993），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弗洛拉·努瓦帕（Flora Nwapa），将一本书稿寄给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四年前，年仅28岁的阿契贝在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当时，非洲大陆的非殖民化运动正在重塑格局（加纳于1957年独立，比尼日利亚早三年——两国虽说英语人口不多，但其教育体系仍采用海涅曼的科学及英语读物）。阿契贝的著作启发了海涅曼出版社的艾伦·希尔（Alan Hill）从纳尔逊出版社（Nelson Publishers）挖来了埃万德·“范”·米尔恩（Evander “Van” Milne），后者曾于1957年出版了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自传。希尔与米尔恩都持有左翼政治立场，这也是海涅曼的“非洲作家丛书”（African Writers Series）出版恩克鲁玛、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及其他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作品的原因。等到弗洛拉·努瓦帕（Flora Nwapa）将书稿寄给阿契贝时，他正担任“非洲作家丛书”的顾问，并寄钱给她以便将手稿邮寄到伦敦。

1966年，海涅曼出版了努瓦帕的《埃富鲁》（Efuru），这是第一批由非洲女性用英语创作并出版的小说之一，也是该丛书的第26本。下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仍是来自努瓦帕的——是1970年的《伊杜》（Idu），为该丛书第56本。这套里程碑式的非洲文学经典中女性作者的出现，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实属凤毛麟角：

- 第100本：贝西·赫德（Bessie Head）（南非）《马鲁》（Maru）（1972年）
- 第131本：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津巴布韦）《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73年）
- 第149本：贝西·赫德（南非）《权力之问》（A Question of Power）（1974年）
- 第159本：玛莎·姆冯吉（Martha Mvungi）（坦桑尼亚）《三块坚石》（Three Solid Stones）（1975年）
- 第177本：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南非）《总有一个星期一》（Some Monday for Sure）（1976年）
- 第182本：贝西·赫德（南非）《珍宝收藏者》（The Collector of Treasures）（1977年）
- 第203本：雷贝卡·恩贾乌（Rebeka Njau）（肯尼亚）《水池中的涟漪》（Ripples in the Pool, 1978年）
- 第227本：布姬·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尼日利亚）《为母之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1979年）
- 第220本：贝西·赫德（南非）《塞罗韦：雨风之村》（Serowe: Village of the Rain Wind）（1981年）
- 第248本：玛丽亚玛·巴（Mariama Bâ, 塞内加尔）《长信》（So Long a Letter）（1989年）



前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塞内加尔作家阿米纳塔·索·法尔（Aminata Sow Fall）率先以法语出版了《幽魂》（Le revenant，达喀尔：非洲新出版社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约1976年），而莫桑比克作家保利娜·希齐亚内（Paulina Chiziane）则以葡萄牙语出版了《致风的爱情歌谣》（Balada de Amor ao Vento，马普托：莫桑比克作家协会 Associação dos Escritores Moçambicanos，1990年）。与此同时，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作家菲洛梅娜·恩巴洛（Filomena Embaló）出版了《王冠》（Tiara，里斯本：卡蒙斯学院 Instituto Camões，1999年）。这些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

与此同时，梅布尔·多夫·丹夸（Mabel Dove Danquah）与埃芙阿·萨瑟兰（Efua Sutherland）开创了加纳的新闻事业。1951年，丹夸主办了《阿克拉晚报》（Accra Evening News），萨瑟兰则主办文学杂志《奥基亚梅》（Okyeame），并于1957年创立了加纳作家协会（Ghana Society of Writers）。她在1961年创立了加纳实验剧团（Ghana Experimental Players）和加纳戏剧工作室（Ghana Drama Studio）。在南非，诺妮·贾巴武（Noni Jabavu）于1960年在伦敦约翰·穆雷出版社（John Murray）出版了她的回忆录《色彩勾勒：非洲的反差》（Drawn in Colour: African Contrasts），而米里亚姆·特拉利（Miriam Tlali）则于1975年在拉文出版社（Ravan Press）出版了她出色的小说《两个世界之间》（Between Two Worlds，最初出版名为《大都会的缪丽尔》（Muriel at Metropolitan））。在肯尼亚，格蕾丝·奥戈特（Grace Ogot）成为首位在东非出版社（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出版小说的女性，其作品为《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66年）；在尼日利亚，祖鲁·索福拉（Zulu Sofola）于1969年推出了剧作《鹿与猎人的珍珠》（The Deer and The Hunters Pearl）。埃及的娜瓦尔·萨达维（Nawal El Saadawi）、摩洛哥的哈纳塔·巴努纳（Khanata Banuna）以及阿尔及利亚的阿西娅·杰芭尔（Assia Djebar）为阿拉伯语写作的女性开辟了道路。非洲大陆上有着丰富的女性写作传统。



《无题》，安托瓦内特·卢巴基（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约1929年

正因如此，隶属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因卡尼出版社（Inkani Books）决定**设立**年度奖项，奖励由女性（无论顺性别或跨性别）撰写的非虚构类书稿。正如因卡尼出版社编辑埃菲米娅·切拉（Efemia Chela）今年早些时候在三大洲泛非通讯中**所述**：“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它是对（话语权）空间的重新夺回，是宣告非洲革命女性的叙事将不再被边缘化。”

该奖项以伟大的非洲革命者安德烈·布卢安（Andrée Blouin）（1921–1986）的名字命名。她是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亲密战友（甚至与他**共同起草**了1960年6月发表的独立演讲）。布卢安在两岁的儿子勒内（René）因疟疾去世后被激进化——当时法国殖民地的医院拒绝给他提供救命的奎宁，理由是这种药物仅供欧洲人使用。在她的自传《我的祖国，非洲》（My Country, Africa）（1983年）中，她写道，殖民主义的常态是多么丑恶：“我终于明白，这已不再是我个人被诋毁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邪恶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向非洲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名敢言的记者，布卢安受安托万·吉泽加（Antoine Gizenga）（后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之邀，组建了“非洲团结妇女运动”（Mouvement Féminin pour la Solidarité Africaine）。她发现，刚果这个“非凡的矿产宝库”被当作比利时的私人金库。她与卢蒙巴的自由运动结缘，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斗争中燃起了深切的喜悦。与民族解放的光辉相比，殖民主义的灰暗现实黯然失色。



《大树》，谢里·桑巴（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1987年

布卢安于1983年出版自传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那是泛非主义和第三世界的艰难时期：民族解放的梦想大多被政变击碎（1961年卢蒙巴被推翻，1966年恩克鲁玛被推翻），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为飙升的债务苦苦支撑），新的民族资产阶级更乐于与国际矿业公司合作，而非建设本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唯一的希望之光来自上沃尔特（Upper Volta）：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于1983年上台，将国名改为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意为“正直者之国”，并推进了一项复兴议程，这足以令卢蒙巴感到自豪（我们并不知道布卢安对这一萨赫勒地区的发展有何反应）。如果布卢安在桑卡拉上台同年出版的自传能够与布基纳法索当时的蓬勃势头联系起来，也许会再次引发对布卢安与桑卡拉之间历史传承的兴趣；桑卡拉将妇女解放置于本国革命项目的核心。遗憾的是，这条线索并未得到有力延续。

然而，过去几年中，布卢安的遗产得到了重要的重拾，主要表现为：

1. 2019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Kinshasa），一群年轻人创立了“安德烈·布卢安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Andrée Blouin），举办活动并培训刚果青年了解泛非主义的历史与前景。

2. 2023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安德烈·布卢安文化中心”、“刚果-金沙萨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Congo-Kinshasa, CERECK）以及“土地主权运动”（Likambo Ya Mabele）合作，研究并撰写了第77号档案《刚果人为争取自己的财富而斗争》（The Congolese Fight for Their Own Wealth, 2024年6月出版）。
3. 2024年，获奖导演约翰·格里蒙普雷兹（Johan Grimmonprez）在其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政变的配乐》（Soundtrack to a Coup d'État）中，将布卢安的故事置于核心位置。
4. 2025年，威尔索出版社（Verso Books）再版了《我的祖国，非洲》，并附上布卢安女儿伊芙（Eve）撰写的尾声。
5. 明年，因卡尼出版社将出版卢多·马滕斯（Ludo Martens）撰写的关于布卢安战友皮埃尔·穆勒莱（Pierre Mulele）领导起义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年度奖项能进一步提升非洲女性在布卢安精神传承下的非虚构写作，也希望它的存在能引发更多人关注布卢安、乔西·姆帕马（Josie Mpama）、露丝·费尔斯特（Ruth First）以及其他为泛非解放斗争献身的女性。



《中午的金沙萨》，莫凯（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1980年

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与布卢安一样，都是制度的建设者。以努瓦帕为例，她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出版人。1977年，她创办了塔纳出版社（Tana Press），以确保非洲大陆创作的书籍能够在大陆上找到读者。民族解放运动也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这对其国内的扫盲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我们在几内亚比绍政治教育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非洲图书出版的悠久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其中包括：阿利温·迪奥普（Alioune Diop）的**非洲在场**出版社（Présence Africaine, 1947年）；D.B.奥尼（D.B. Oni）的**奥尼博诺杰出版社**（Onibonoje Press, 1958年）；恩热尔贝尔·姆文（Engelbert Mveng）的**克莱出**

版社 (Editions CLE, 1963年) ; 亨利·查卡瓦 (Henry Chakava)、塔班·罗·利永 (Taban Lo Liyong) 与恩古吉·瓦·提安哥 (Ngũgĩ wa Thiong'o) 的东非出版社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5年) ; 玛格丽特·巴斯比 (Margaret Busby) 的艾利森与巴斯比出版社 (Allison and Busby, 1967年) ; 莫托比斯·穆特洛阿采 (Mothobis Mutloatse) 与米里亚姆·特拉利 (Miriam Tlali) 的斯科塔维尔出版社 (Skotaville Publishers, 1982年) ; 艾琳·斯汤顿 (Irene Staunton) 与休·卢因 (Hugh Lewin) 的猴面包树出版社 (Baobab Books, 1987年) ; 以及沃尔特·布戈亚 (Walter Bgoya) 的星与长矛出版社 (Mkuki na Nyota, 1981年) 等人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激励了因卡尼出版社。

请广而告之“安德烈·布卢安奖”的信息, 投稿截止日期为4月30日。

热忱的,

Vijay